

它们是我内心的城市，是我所经历的地方与我心灵的对话。

别看我

Bie Kan Wo Kan Lu

迟宇宙 著
罗健 摄影

看路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别看我

迟宇宙 著
罗健 摄影

Bie kan wo kan lu

看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看我 看路/迟宇宙著;罗健摄.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7

ISBN 7-5633-3645-1

I. ①别… II. ①迟…②罗…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755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政编码:276002)

开本:889mm × 1194mm 1/32

印张:8.375 字数:15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 ~ 10 000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迟宇宙

这本书大部分来源于两个专栏，《南方都市报》的“萍踪侠影”和《经济观察报》的“行走”。从开始写，到最终完成一本书，这些文字耗费了我将近四年的时间。

很多文章是在广州完成的，那时候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每日里充满“正义、良知和爱心”，一腔热血，以为“为民请命”，到了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孱弱得厉害。

2000年秋天，我离开广州，到了北京一家报社工作。半年后，我到了《经济观察报》，做了首席记者。这使我有机会以平和的心态来写一些文字。

在这本书里，我把这些零乱的文字分成了三辑，第一辑叫“晚安，北京”，写的全是北京的人与事，其中包括我在大学里的几篇类似文章；第二辑叫“又向江湖浪里行”，写的是我生活过的地方的人与事，这些地方包括我的家乡和广州，我还附会着把山东的几个“萍踪侠影”和“过往”放在了里面，以示自己是个山东人；第三辑叫“我的江湖”，则完全是各个城市的印象。

这些文字，与一般的游记不同，它们是我内心的城市，是我所经历的地方与我心灵的对话。我曾有个庞大的计划，要写下我所到过的所有地方，用这种笔记性质的文字，作一部《笔记中国》，可惜计划太庞大，估计是完不成了。

这些文字，因为写作时期的不同，风格也各异。

我还收录了一篇写得最动情的文章——《父亲的死与之后的两个月》，这篇文章刊发在1999年《南方周末》的“年末特刊”上，正是我父亲去世两个多月的时候。

我收录这篇文章的目的很简单：这本书是写给我父亲的，他死得太早，没有机会看到这么多的城市。现在，我代他去看。

这就是我要交代的一些话。

2002年5月8日于北京

关于作者

迟宇宙，男，1976年11月5日生于山东莱州。已婚，未育。他虚荣而上进，这使他1994年有机会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也有机会在1998年加盟当日极优秀的《南方周末》。后来他离开广州，回到北京，在《经济观察报》谋了个位置。

“从北到南是一条路”，这是他南下广州时的看法；

“从南到北也是一条路”，这是他返身北上时的发现；

在走过了无数条路之后，他终于明白：“上坡路和下坡路是一条路。”

在此之前，他还炮制过《迟宇宙文学作品自选集》、《我在北大这四年》、《对抗性游戏》、《声色犬马》、《我与金庸的战争》几本书，不幸的是从来没有被盗版过。

目 录

■ 第一辑	1
晚安，北京	3
在七月这残酷的季节	8
萧瑟昌平路	11
坦坦荡荡的海淀	16
黄庄的重奏	21
寻找魏公村	25
为什么我要怀念密云	31
再见，三义庙	36
北大啊北大	41
北京的风沙妆	66
贾宝玉·王熙凤·薛蟠	71
吃药的故事	73
有关沙子的梦想	80
吃夜吃出个鬼来	83
■ 第二辑	85
又向江湖浪里行	87
父亲的死与之后的两个月	90
我们家族的故事	98
几个名词	107
春天的床	114

目 录

城 市	117
春 天	120
感 动	123
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	125
沧 桑	128
春天的广州	131

——写给我的母亲

关于烟台	134
双面青岛	137
曲阜的泪与笑	141
寂寞的坐标	143
最后的空房子	146
蝉的心情	148
橄榄树或蒲公英的岁月	151

■ 第三辑

我的江湖	155
牙缝中的“思想”	160
郑州惊梦	165
浍水的图画	170
南阳那个鬼地方	172
丹江口的宿命	175
旧时深圳旧时人	182

目 录

飞坠浮沉的崇阳	188
生长希望的“海洋”	190
内向和非竞争性的成都	194
雾都春梦	197
南丹：权力的软化与利益的媾和	199
唐河的味道	203
为死去的人默哀向活着的人致敬	207
另一种苏州	210
风吹草低见贵阳	212
被庸俗的周庄	214
福州，以及一个圣徒	217
三城批判	220
绍兴之恋	227
最忆是杭州	231
最后的县衙	237
一夜平顶山	242
春天里的石家庄	246
到底是武昌	252
瞧，大同这地方！	255
在太原	257
看不见的城市（代跋）	260

第一辑

晚安，北京

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
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
伴着伤口迸裂的虚假
在今夜的雨中睡去
晚安，北京

——鲍家街 43 号《晚安，北京》

晚安，北京

离开北京，按照原来的说法叫“去国”，是一种很不好的遭遇，而南下广州，简直可说是人生的大溃败，究其缘由大抵为“流放”。

但是年代不同了，如今的“去国”固然是不小的遗憾，但被“流放”至广州倒也不失为一桩美事。

就像一个男人同时面对两个女人，一个是雍容华贵的“熊掌”，一个是轻佻艳丽的“鱼”，“两者不可兼得”，人们大抵“舍鱼而取（娶）熊掌也”，但是“鱼”的诱惑却依然存在，这个女人热情洋溢的智慧不可能不令你心动，所以“舍熊掌而取（娶）鱼”也算不上失败。

广州就是这样一条“鱼”。

于是被“流放”到了广州，不过自己带了只“熊掌”。也许这是被命运点选的结果：能够在“鱼”的地盘上拥有光芒四射的幸福生活，这事情的突然到来想想都有点后怕。如果“二者皆不可得”，那只有自认倒霉的份儿了。

然而“国”总是叫人想念，尤其在“流放地”过得不得意的时候。

“国”之所以叫人不愿“去”，那肯定有它的好处，譬如处于所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置；譬如那里的人教养比较好，说话都说普通话，声带活动的时候，频率比较均匀，声响比较婉润；还有那里的土著关心国家大事，



2002年4月，北京王府井街头卖报纸的小贩



喜欢谈天说地；那里的街道很宽阔；那里的高校多，养眼的“美眉”整天在你面前长发飘飘……凡此种种，总是叫你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想起“国”，想起的时候还要像小资产阶级一样眼眶里溢满了泪水。

我不否认自己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这是我从小没有系统地接受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的“后遗症”。我在八岁之前读过的所有的文字只有《牛虻》、《射击》和“以粮为纲”的标语。在熟悉民兵们卧倒、匍匐种种技术性动作之外，我所接受的只有《牛虻》里热情洋溢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尽管我根本不明白那些叫“爱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玩意儿。等到了北京才发现自己的这种致命缺陷，然而要一瞬间改变却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我来自农村，是“同盟者”的后代，属于被领导和被联合的对象，不大可能走上“领导岗位”。这时我又因为小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作祟，没有成为领导培养的重点。“鱼”和“熊掌”什么都捞不着了，于是就只好自暴自弃。现在长大成人，思想境界虽然高了许多，但偶尔还长长小资产阶级的“毛”，觉得自暴自弃是自己的权利，只要不危害他人。

在“国”，我只学会了这些。这是我深深后悔的，至少我应该努力地多学一点知识，为自己将来“下岗”时用；至少我应该锻炼好自己的身体，说不定哪天领导会把我派往更危险、更需要我的地方；至少我应该尊敬自己的许多老师，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一只“牧羊猪”……我的后悔，总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爆发，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收场。然后收拾心情，继续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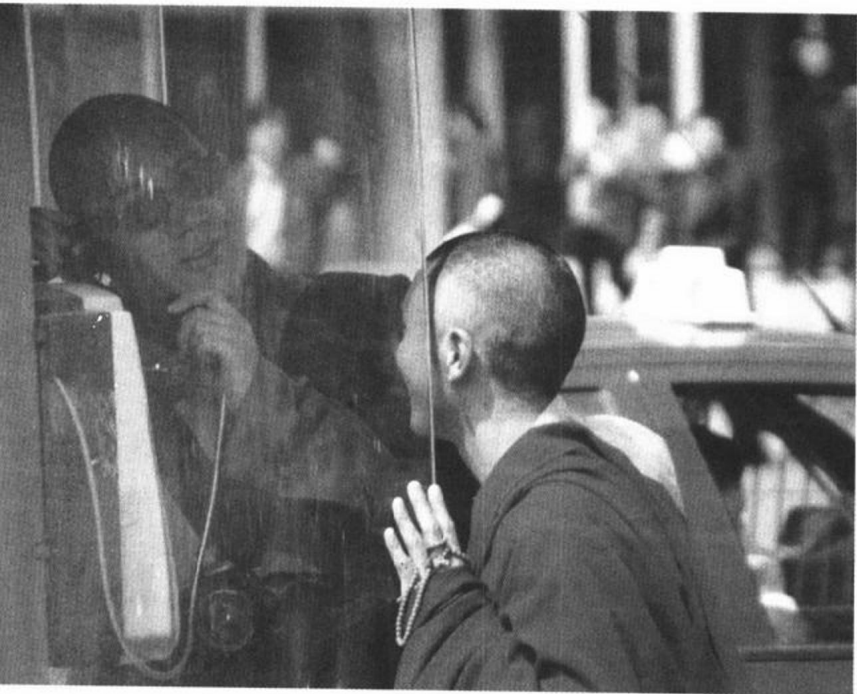


2001年8月，北京什刹海的外国游客

我怀念我的北京，我的“国”。我怀念至今还混在那里的人们。在北京混下去需要一种勇气，确切地说是需要一种高扬的革命主义精神。那里会培养你对人与事的种种独特情感，有热烈也有冷漠，有崇高也有堕落，有伟大也有卑微，有幸福也有悲哀……但是不可否认，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有时候会无意中哼哼“鲍家街”的那首《晚安，北京》。我的破锣嗓子总是叫人难以忍受，而我却在这种自娱自乐中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

2002年4月，王府井街头打电话的外地僧侣



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
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

“鲍家街”是些有良心的人，我时常这样想，他们毕竟在北京混过。



在七月这残酷的季节

1937年的卢沟桥使丰台成为一个象征，这个因金国中都城“丰宜门外拜郊台”而得名的小镇，自古以来就扼南北交通之咽喉。日本人看中了这一点，于是他们选择了在那里发动攻击。

现在，每个夏天我们都会想起那场战争，想起一个民族是怎样自我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想起仇恨和无奈。

夏雨过后的早晨，看着阳光慢慢照耀北京，所有关于丰台和卢沟桥的记忆已不再是昔日的“卢沟晓月”，而仅仅变成了对战争的怀念和唏嘘。

我在1995年的春天去了卢沟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浪漫主义青年。我试图到那里去数狮子，并且凭吊这片古战场。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我还写了一首叫《丰台》的诗：

从早到晚，没有人喂饱你的苦难
阻挡住一座桥的形象的
不是水，而是
四周挂满的文字和白色灵幡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场秋雨
在一只没有出口的陶罐里
我的人民将鲜花摆上广场
并轻轻拍打

丰台啊丰台，一面光荣的旗帜
我的枪口在今夜指向的
不是侵略，而是一张空白的纸

在七月这残酷的季节
四周开始沉沦，而在八月
我的人民轻轻地在门后喊我的名字

时光荏苒，成长的代价就是放弃年轻时单纯的思维模式，与世俗的生活体系为伍。如今浪漫主义已为现实所压迫，理想主义已成如烟往事。昔日的豪情万丈，仅仅化作了生活的慨叹。

我在后来才知道，丰台真正的象征乃是芍药，而非卢沟。这使我感到惋惜——在1995年春天，我错过了像前辈们一样舒散闲情逸致的机会。

我向来以为，地方的出产往往代表地方的性格，濒海的地方出产鱼，人民便有了鱼的豪放和自由；西北出产牛羊，人民便有了牛羊的质朴与忍耐力。丰台出产芍药，那么它便会如芍药般宿命地生存。

李渔的《闲情偶寄》云：“芍药与牡丹媲美，前人署牡丹以‘花王’，署芍药以‘花相’，冤哉！予以公道论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牡丹正位于香国，芍药自难并驱。虽无尊卑，亦当在五等诸侯之列，岂王之下，相之上，遂无一位一座，可备酬功之用哉？历翻种植之书，非云‘花似牡丹而狭’，则曰‘子似牡丹而小’。由是观之，前人评品之法，或由皮相而得之。噫，人之贵贱美恶，可以长短肥

